



# 种太阳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

开学第一天，阳光均匀洒在校园，高一教室满是新生的热切交谈，唯独他贴着墙根，破旧鞋子沾着泥，像株发蔫的植物，缄默地缩在灰暗角落。

自我介绍环节，他惊慌站起，嘴唇哆嗦着“我、我叫……”，话未说完便浑身发抖，最终像泄了气的气球瘫回座位。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，我快步下台，手轻搭他肩，用身体挡住他的窘迫，示意下一位同学继续。

课后我查了他的资料，将他叫到办公室。他垂着头，双手死死抠着短了一截的校裤，洗不掉污渍的校衣明显是旧物。白炽灯下，他浑身发颤，像在等待审判。我拨开他

## 讲述我的育人故事

## 抒怀

我的小学学堂偎在村东山坡下，是几间墙灰脱落的土房。“云山完全小学”的校牌经年累月，早已斑驳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，衣着多是灰扑扑的。三年级时，来了位叫张玉明的代课老师。她高中毕业，教语文兼班主任。第一天就选我当班长，我怯生生地应下了。

张老师教我们唱“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来相会”。她的衣裳总带着城里的鲜亮，最难忘那年冬天，她颈间多了条红纱巾，在肃杀季节里格外耀眼。上课时，我们的目光总被那抹红色吸引。老师察觉后，索性放下课本，讲起纱巾的故事。

“这是十八岁生日礼物。”她抚着纱巾说，“我正在复习，准备考进城教书。城里有很多漂亮东西，只要努力学习，你们也能去看外面的世界。”我和同桌毛蛇子，都听得入了神，红纱巾从此常飘进梦里。

一次放学后，我们打扫卫生时发现纱巾落在讲台缝里，都想着母亲围上会很好看。听到脚步声，毛蛇子慌忙把纱巾塞进书包。次日想悄悄归还，却被同学发现。张老师没发火，问清缘由后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要好好学习，有出息才能去城里。”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那以后，我们听课格外认真。五年级秋天，张老师考进城里学校，告别时把红纱巾送给我们作纪念：“希望你们看着它好好读书。”我们噙着泪花接过。

后来，我在城里当了老师。毛蛇子也事业有成。那条红纱巾或许早已褪色，但它曾点燃两个乡村少年对世界的向往，如明灯般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## 生活

有人偏爱春天的播种希望，有人向往夏天的热闹有趣，有人迷恋冬天的冰雪浪漫，而我独爱秋天。

在许多人眼中，秋天不及春天万物复苏的生机，不如夏天风情无边的鲜活，不似冬天冰清玉洁的梦幻。可即便如此，我对秋天的喜爱从未动摇。

秋天一到，天地间满是祥和。田野里，金灿灿的稻穗铺展开来，微风拂过，稻穗便有节奏地起伏，像在向观赏者点头致意。山上更是惊艳，抬头望去，成片的枫叶红得似火、艳得像霞，宛如一幅精心勾勒的油画，让人沉醉其中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，归途满是美好回忆。

深秋的夜晚格外迷人。独自走在乡间小路，周遭的安谧与温馨包裹着身心，无需刻意作诗，秋天本身就是首最动人的诗。也可以搬把椅子，和亲友在院子里共赏秋月，冷了就生起炉火，那份惬意与开心，难以言表。

秋末时，田野、山间、门前虽显光秃，看似透着失落，实则藏着丰收的喜悦。稻谷满仓、果实盈枝，这都是秋天的馈赠与奉献。此时的“秋天”早已不只是一个季节名词，它承载着深意，满是魅力。

秋末的霜冻虽带着几分凛冽，却丝毫不会减损我对秋天的喜爱。在我心中，没有霜冻的秋天不算真正的秋天。每到这时，我都会以更热忱的心意去拥抱它。

迷恋秋天，最爱秋天，这份偏爱，是我一生不变的坚守。

湖南省作协会员 毛损  
最爱秋天

## 收仓

## 印象



汤青/摄

## 忆情

# 重阳又至忆外婆

□ 卫晨月

每逢重阳，路过飘着香气的羊肉汤馆，那袅袅白气总会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多年前在外婆家过的重阳。

外婆爱吃，更爱亲手栽种。她在房前屋后种满茄子、辣椒、番茄等蔬果，品类丰富。处理食材时，她格外细致，除了常见的辣椒、萝卜之外，还会把瓠瓜切片、茄子留壳，连芹菜秆、香菜根都不放过，一一塞进泡菜坛。我人生中第一口泡土豆片，就是在外婆家尝到的。番茄熬成酱装进玻璃罐，胡豆做成豆瓣酱，萝卜切丝晒干……她手作的存粮不仅够自己吃一整年，还分给舅舅、姨娘和我们家。

外婆家院子里的老梨树，结的梨不多，却成了瓠瓜和

瓠瓜的攀爬架。她用铁丝牵引瓠藤，一到夏天，树上就挂满果实。我们从嫩吃到老、从夏吃到冬，起初觉得新鲜，可后来饭桌上天天都是清炖瓠瓜，实在难以下咽。

有年重阳前后，我和哥哥央求外婆在瓠瓜里加猪油或排骨。外婆从肉坛里找出几块排骨，先煸出油存进油罐，才放进瓠瓜里。我们守在灶边盼着吃肉，可一口下去，排骨和瓠瓜苦得让人窒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不能吃的“变异瓜”。外婆仍舍不得，说排骨煮煮还能吃、汤里的油留着能用，我和哥哥怕有毒，赶紧倒掉，她却念叨了一下午，“可惜那排骨和猪油了”。

外婆经历过艰苦年代，野

菜、树皮、蕨根饼都吃过。后来日子好转，有一个重阳节，表姐买了羊肉回家煮汤，全家人围坐一桌。表姐给外婆夹净肉，她却只啃骨头，仔细挑出骨缝里的肉，看着我们吃，眼里的笑意比热气还暖。直到我们执意把好肉夹进她碗里，她才蘸满调料，抬起头，眉眼弯弯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、一种卸下了所有重担的、轻松而纯粹的开心。原来她的快乐，从来不是因为自己吃到了什么，而是看到她的家人，终于能吃上一顿好的。

如今又到重阳，路过羊肉汤馆，我总会想起外婆。若她还在，这世间万千滋味，我多想再看她开心地吃一遍。

